



盡言集序

司馬溫公與王介甫清儉廉介孝友文章為天下學士大夫所瞻仰然兩人所趣則大有不同其一人以正進其一人以術行介甫所學者申韓而文之以六經溫公所學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經故介甫之門多小人而溫公之門多君子溫公一傳而得劉噐之再傳而得陳瑩中介甫一傳而得呂太尉再傳而得蔡新州三傳而得章丞相四傳而得蔡太師五傳而得王太傅介甫學行使

二聖北狩夷狄亂華嗚呼悲哉噐之在諫垣專
攻王氏黨其扶持正道亦云切矣余雖不及叅
識其人讀其遺藁徒深慨嘆而已紹興丙子八
月日左奉議郎充秘閣修撰知温州軍提舉學
事兼管内勸農使張九成序

刻畫言集序

吾友銅梁張肖甫飭兵大名大名宋元城劉先
生鄉也肖甫乃刻其畫言集以風示宇內移書
要余序曩余與肖甫同游大名數謁先生祠歎
其言不傳其後於京師錄斯集於李文達公之
裔孫錦衣沐所誦之輒扼腕憤歎熱衷而汗顏
媿不能如先生畫言也乃今肖甫刻之是宜余
序序曰昔孟軻氏稱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致不動心故也先生遭
宋熙豐之後爲司馬光呂公著所薦職諫官累

歲正色立朝數犯逆鱗小人乘之譖以投荒凡
今甲所載遠惡地無不周歷蔡京卞鞏期寘之
死梅守勸使自爲計先生色不爲動既老梁師
成欲大用之而使人諷爲子孫計先生曰吾若
爲子孫計不至是矣嗟乎斯豈富貴貧賤威武
所能動耶蓋先生師司馬文正終身致不妄語
之功友范祖禹同心知諫而厥考太僕公介行
危言歎不得爲諫官母夫人又勉以捐身報主
其父母師友之賢忠孝正直所繇成也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斯集也人臣之龜鏡也哉初先生

自謂不爲子孫計今去先生四百餘年其後人
在祀者詩書世業科第嗣興當時附京卞佞師
成計子孫者今何如哉肖甫好古崇賢計世道
乃刻斯集其有所感也夫

隆慶庚午冬十二月甲寅前進士金華陸東序

刻元城先生盡言集序

余少聞長者言元城先生直言被竄事心竊壯之稍長爲儒生至郡謁先生祠輒低回留之不能去則私臆以爲先生在當時目爲殿上虎其忠言讜議當有著成編帙皎皎在人聞見者何宋史之寥廓也及讀其門人所爲語錄則又蕪漫不足發而文詞亦不少槩見於心甚弗當豈所謂殿上虎者固盡是耶去歲銅梁張壚山公憲副來鎮吾郡亟慕先生欲標榜以式後進求先生遺言不可得博搜之久乃得其盡言集於

大梁

宗藩西亭處則大喜而集仍手抄不便傳誦因命郡守賜谷王君清戎雲嶽朱君司理龍陽蔡君梓之成會公以文武才擢陝叅政治行有日猶以序命余曰公先生里中人公敢言類先生是序公不得辭且集湮沒二三百載今始顯出詎謂無待余承命逡巡曰唯唯否否何敢當第先生之所以盡言與公之所以刻是集者則不可以不之序也序曰夫古稱盡言者至龍逢比干極矣在漢則有汲長孺在唐則有魏陸二公

在宋則有先生而先生之爲諫議正當熙寧元祐章惇蔡京諸黨進退之間而宋北狩南渡未然之際乃先生之所建白每以辯是非邪正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攻擊章蔡諸䟽至二三十上不止甚或犯主顏色雷霆震怒旁觀縮胸先生則少停復奏不爲竦撓嗚呼其亦苦且危矣語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先生謂乎使先生之說果行則章蔡可以不橫元祐可以不蠱徽欽可以不北而高孝可以不南宋之社稷至今存可也柰之何鑿柄之不入而春循梅新高竇

雷化諸蠻烟瘴雨之區卒爲先生奉母延喘之所也悲夫然於先生則何病矣徒今後之論國是者惟三致嘆於當時之君臣而已且先生之所以能盡言若此者蓋緣先生久從司馬公游得誠之一言爲盡心行己之要而求誠之功又始不妄語所得固非淺鮮者故能誠以事主引是非爭天下大體死生禍福視如浮漚而將與孟子剛大不動心者埒矣由是觀之先生誠何如人哉先生誠何如人哉今去先生久矣而鄉後進小子仰先生如太嶽北斗之不可即縉紳

大夫游吾郡者聞先生風則思願爲之執鞭而有不能孰謂忠義之心果古今殊乎夫君子愛其人則思永其傳希其踪則思踐其實茲集出將使後之論先生者得與龍逢比干諸公同游而鄉後進與縉紳之仰止先生者各砥礪其廉隅節槩以無負先生而時事國運且有賴斯固壚山公與郡太守諸君刻布是集之意已然壚山公蜀人也昔蘇長公稱先生爲真鐵漢至今名爲確言乃公亦炳播是集殆又爲先生之鍾期乎然余則非其人胡足爲先生序亦少致嚮

慕之私云集凡三卷刻之郡署中

隆慶辛未正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前吏科給事中郡後學石星謨



劉元城盡言集序

古人所謂不朽者三而言居其一言非難盡言為難盡言非難盡言於君尤難噫若劉元城先生者其殆能人之所尤難者耶先生魏人也宋時舉進士初除諫官即欲以直諫報主又慮坐是罹罪貽母氏憂乃入白母太夫人欲辭職終養即是可以覘先生之孝母太夫人述先君子欲為諫官而不獲之故再四勉慰強使就職先生拜謝教及入諫垣遇事極言畧無顧避即是可知先生之忠古人謂出處可卜事業先生

忠孝根於天性故其出處大致如此閱盡言集中如論胡宗愈除職不當至二十一疏論章惇蔡確強買譏訕各至十一二疏他多類是正言謹論百折不迴必斥其人寢其事而后言乃已於乎以一介士而與萬乘之君角勝負校是非於雷霆之下斧鉞之前真乃批龍鱗觸忌諱瀆九死而不回者廷臣所謂殿上虎坡公所謂真以是與龍逢比干而下如先生者廼僅逢比干不幸而死於諫先生幸而得不竄逐炎荒遍歷惡域幾十數年而卒

得全軀以歸然則所學於司馬公之誠至是益可驗矣或曰集名盡言取言無不盡意也得無與不妄語者相戾乎余曰世之高談闊論者孰肯吐肝披膽於君前而犯顏敢諫之臣多得之深沉不伐之士吾是以知盡言者固自不妄語中來也是集也廬山張公祖購之四方者累年一旦於汴中

宗藩西亭氏得之如獲拱璧然時尚抄本也迨隆慶庚午公以蜀中鉅儒奉

命節鉞天雄下車即訪元城故里遂錄而鈔諸

畫言集 前序
梓與先生語錄行錄並傳於世既成囑余叙諸
簡端余曰先生之芳聲偉績直與天地齊日月
炳奚俟余叙為者第余忝與先生同桑梓而高
山仰止之思不能一日釋諸懷且張公之誠心
直道大類元城而一念秉夷好德之衷又勃勃
然有不能已者余兩重之是以敢忘蕪陋而謬
為之叙若廬山公之芳聲偉績與元城同垂不
朽者又自有太史公筆也余何容贅焉
明隆慶辛未春二月朔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兵部職方司主事前行人

司行人魏人右川張應福謨



元城先生盡言集目錄

第一卷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論命令數易一首

論寺監官冗一首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二首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二首

論歐陽棊差除不當九首

第二卷

論御史黃庭堅事乞行辨正二首

論韓玠差除不當二首

乞罷近臣列薦事一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一首

論買樸坊場明狀添錢之弊一首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一首

論何洵直差除不當二首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一首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一首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一首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一首

第三第四卷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二十一首

第五卷

論章惇強買朱迎等田產事十一首

論盧秉責命不當事四首

論謝棕賜進士出身不當事三首

第六卷

為歲旱地震星殞乞下詔罪已許中外極

言闕政諸路賑濟警備賊盜等事二首

為愆亢乞罷修城及諸土木之後二首

盡言集卷之八
為愆亢乞罷上元游宴二首

為愆亢乞徹樂損膳精誠祈禱等事二首

為愆亢乞舉禋祀荒政及求言卹刑二首

為愆亢乞罷春宴一首

為歲早乞講荒政一首

論御藥李倬不合用內降請地乞付有司

根治事三首

論何正臣除知饒州不當一首

論陳師道不合擅去官守游宴事一首

論鍾世美除信州教授不當一首

奏乞訪求齊恢之後獎用事一首

奏乞罷修城壕三首

論蔡確不合陳乞潁昌府一首

奏乞賑貸鳳翔府界饑民一首

第七卷

論謝景温權刑部尚書不當九首

錄黃二首

乞罷李常盛陶中丞侍御史之職一首

論趙尚無名進職等事一首

論范育除樞密都承旨不當一首

第八卷

論王子韶路昌衡差除不當十四首
奏乞罷畿內保甲一首

論黃廉除起居郎不當事一首

論陝西鹽鈔鐵錢之弊一首

第九卷

論蔡確作詩譏訛事十二首

論曾肇知鄧州不當事一首

論樞密院闕官事一首

論畿內買草事一首

論時孝孫差除不當一首

論周種不當乞王安石配享事一首

第十卷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六首

第十一卷

論都司官吏違法擬賞事二首

權給事中封駁沈括除命一首

論沈括吳居厚等牽復不當二首

論臺諫官疏乞內置籍二首

論役法之弊一首

論堂除之弊二首

論乞更張常平之弊一首

彈奏范純仁王存事四首

薦傅堯俞蘇頌可任大事一首

第十二卷

論揚畏除御史不當五首

論大河利害五首

論修河物料科買搔擾事一首

乞諫官各鑄印事一首

論犯賊人於寄祿階改左右字不當事一首

論執政不合留占配軍充宣借事一首

論不御講筵及求乳母事二首

乞早補諫員等事一首

論朋黨之弊一首

第十三卷

論鄧温伯差除不當

引疾乞宮觀事一首

乞別差官看詳後法事一首

辭免中書舍人及乞宮觀事七首

應詔言事時為實文閣侍制樞密都承旨

盡言集目錄終

盡言集卷第一

初除右正言第一章

右臣近被聖恩擢寘諫列內惟譴薄媿無以稱
尋具辭免不蒙俞允竊伏思念 陛下所以不
次用臣者豈徒備二省之員為朝廷美觀而已
蓋授之以名者必求其實任之以職者必責其
効故臣拜命之初未敢指陳政事而首論治亂
之本原人君之大體庶有以副公朝圖任之誠
意盡愚臣平昔之所學惟 陛下毋憚煩而試
聽之臣聞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已從人舜



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之復于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今陛下居久安之時乘不拔之勢崇起教化修舉法度粲然追跡於三代之隆者豈有他哉特以陛下至誠虛已首開言路故人人自竭樂告善道而天下之情無不通也然臣尚有疑者自去歲以後屢罷言事之官中外臣民

不知其詳往往竊議以謂陛下好賢之志稍異於初年納諫之心漸怠於昔日臣竊憂之恭惟祖宗以來尤以臺諫為重雖所言者未必盡善所用者未必皆賢然而借以彈擊之權養其敢言之氣者乃所以制姦邪之謀於未萌防政令之失於未兆也今陛下深居九重政在大臣之際固宜開廣聰明留意採納而前日臺諫數人相繼罷去甚者至於不究其所論之是非不察其所爭之當否陽餌以美遷陰奪其言責使忠正之臣憤懣而不能發修潔之士愧赧

而不敢受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則虧損聖德不可不戒若出於大臣之計邪則陛下宜察其用心不過欲排天下之公議以快其私意而已臣竊謂姦人用事之始惟臺諫足以折其謀至於禍胎既成雖聖賢不能救其害陛下視今日何如祖宗之朝而乃一聽大臣之所為蔽耳目之任而挫忠義之氣非所謂慎終如始者也臣之所以先獻此言者非謂忝列諫垣乃敢要君以固位也實以上關宗廟社稷安危之機下繫君子小人消長之漸是以反復論列期有以感動宸衷若夫世俗之人指以為嫌疑者臣固有所不避也伏望萬機之暇詳覽瞽言獎進端良容受直諫叅之以公議持之以誠心所愛者必知其惡所憎者必知其善使臣下不能窺伺間隙以售其私則忠言嘉謀將繼此而進矣臣天賦愚直不識忌諱惟陛下察其愛君憂國之誠少賜留聽不勝幸甚

論命令數易

臣嘗考載籍以推先王之道雖禮樂刑政號為治具而所以行之者特在於命令而已昔之善

觀人之國者不視其勢之盛衰而先察其令之弛張未論其政之醇疵而先審其令之繁簡惟其慮之既熟謀之已臧發之不妄而持以必行則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敷天之下莫不傾耳承聽聳動厭服此聖人所恃以鼓舞萬民之術也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易口渙汗其大號傳曰令重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允此皆聖人慎重之意也臣伏見朝廷命令變易頻數遠不過一二歲近或期月而已甚者朝行而夕改亦有前詔未頒而後令蠲除者吏不

知所守民不知所從求其弊原盖由講議未精思慮未審人情有所未盡事理有所未通或牽於好惡之私或溺於迎合之說是非無所辨取舍無所宗故一人言之而遽為之紛更也方平居無事之時輕嫚多變之如此緩急有事之際何以取信於人伏望聖慈深鑒前古之戒謹為今日之慮至於法度之廢置政事之因革必使大臣公心協謀博極利病廣覽詳擇務當義理更其所可更則不嫌於違俗守其所可守則無憚於罷故申敕門下無使徒為審讀以應故事

其有措置失當前後謬矣者必舉封駁之職庶
幾詔令清簡吏民信服事可久行不致反汗取
進止

論寺監官冗

臣伏見先皇帝考古職典建置治官天下之
務必總於三省散隸於六曹循名責實大體雖
善而措置法度未暇致詳此議者所以論官冗
之弊而首及於寺監也伏惟陛下即政之初
常賦之外一切蠲復所入有限則國用有不足
之慮是以專置官局裁節浮費而膳部併於主

客虞部入於屯田又量事之閑劇以定員之多
寡六曹所減凡十九員而官無廢事人無異議
者處之得其理也臣嘗觀先帝時寺監長貳
多不並置亦有無少卿而丞簿行其事者今太
僕衛尉鴻臚光祿太府各二卿軍器將作少府
各二監丞簿官屬仍不預焉省曹所減止十餘
員而寺監所增乃倍平昔前日省官之詔遂為
空文損彼益此何補於治昔杜佑建議於唐以
謂臯陶作士正五刑今刑部尚書大理卿是二
臯陶也垂作共工利器用今工部尚書將作監

是二垂也伯夷秩宗典邦禮今禮部尚書禮儀使是二伯夷也伯益作虞掌山澤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是二伯益也舊名不廢新職日加空存虛稱皆無實事臣每愛其言最為切理今百司申陳必經寺監而長貳鮮敢予奪悉稟六曹不惟虛煩文移淹留旬月而又省寺指揮間多異同內外有司艱於遵奉加以官吏猥衆糜耗廩祿非有釐革將不勝弊欲望聖慈參酌典故稽考名實凡寺監之職可以歸之六曹者宜盡省之或事務實繁及政體所繫不可罷者亦宜

裁為定員不使冗濫庶幾官得其人經費易給

論館職乞依舊召試

右臣伏見 祖宗初定天下首闢儒館以育人材累聖遵業益加崇獎處於英俊之地而厲其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其聰明廩食大官不任吏責所以成就德器推擇豪傑名卿賢相多出此途得人之盛無愧前古然自近歲以來寢輕其選或緣世賞或以軍功或酬聚斂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貼職名漸開僥倖之門恐非 祖宗之意伏望 陛下明詔執政今

後館職無俾輕授必求文學行誼有聞於時審
察其才實可長育然後一依近降條制召試而
命庶使名器漸重不容幸得循致賢能以備官
使

再奏

右臣近嘗奏請今後館職欲乞並依元立條制
召試而授已奉聖旨施行然臣伏觀所降指揮
尚有未盡輒復論列庶幾小補臣嘗謂 祖宗
以來新進入館之人鮮有不試而命者惟是縉
紳宿望始効顯著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

示優恩方令貼職今 陛下過聽臣言追復舊
制雖云大臣奏舉到館職並依召試方得除授
而繼云其朝廷特除者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
才之如何資歷之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
為更張弊原尚在臣愚欲乞特降指揮依做故
事約自轉運使以上資序特除者方得不用此
制度能塞僥倖之門重館閣之選

論差除多執政親戚

右臣伏見 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
嘗敢授內外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

只是數處閑慢監當司務原其深意蓋謂父兄
已居柄任而京師之官多是要劇為大臣者既
不能人人為朝廷推至公之心振拔滯淹提獎
寒素而貪權好利多為子孫之謀援引親屬並
據高勢根連蒂固更相朋比絕孤寒之進路增
膏梁之驕氣寢成大弊有不勝言是以祖宗
立法務裁抑上下遵奉莫敢或違自王安石秉
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二
十年間庶耻掃地陛下踐祚之初厲精求治
剗革僥倖一本至公躬行法度不欲有毫髮之

累此天下之人所共聞見而在位之臣化上之
德宜盡忠交儆務為正直而廟堂之上猶習故
態子弟親戚布满要津此最當今之大患也臣
條列其弊屢欲面奏偶以秋暑尚熾伏恐久煩
聽覽用此未敢請對然近來差除尤多不協物
論是以不避煩瀆聖聰須至具章疏論列臣伏
見太師文彥博之子及為光祿少卿保雍將作
監丞孫永世少府監丞妻族陳安民近遷都水
監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監商稅院孫婿李由
堂差監左藏庫或用恩例陳乞而此兩處皆非

陳乞之所當得也司空呂公著之子希勣今年
知潁州纔及成資召還為少府少監希純去年
自太常博士又遷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與其
婦翁共事於實錄院前此蓋未嘗有而次壻邵
觥為開封推官公著纔罷僕射即擢為都官郎
中外甥楊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
士未及又擢為成都路轉運判官楊瓌寶亦自
常調堂差知咸平縣妻弟魯君貺今年自外任
擢為都水監丞姒家張次元堂除知洛州胡宗
炎擢為將作少監馬傳慶自冗官得大理寺主
簿其間雖或假近臣論薦之名皆公著任宰相
日拔擢除授也官教之職舊係吏部依法選差
近方收為堂除而公著首用其孫壻趙演宰相
呂大防任中書侍郎日堂除其女壻王讜京東
排岸司妻族李括知洋州李機知華州范純仁
拜相之初即用其姻家韓宗道為戶部侍郎妻
族王古右司員外郎王毅近自常調堂差知長
垣縣門下侍郎孫固之子朴判登聞檢院臣聞
鼓檢院乃天下訴寃之地豈可使執政子弟為
之熙寧初嘗以宰相子曾孝寬判鼓院是時言

者以此論奏即今罷免而公亮陳乞監皮角場
 此近例也孫固及右丞王存右丞王存姻家歐陽棐除
 館職未及一月又授職方員外郎宗愈之弟宗
 炎近除開封推官然王存除歐陽棐外未聞其
 人及中書侍郎劉摯亦未見所引私親而二人
 者依違其間不能糾正雷同循默豈得無罪臣
 之所陳皆彰明較著士大夫之所共知其所不
 知者又不可以悉數臣竊謂二聖臨御于茲四
 年未嘗以名器少私於宗族外家而大臣所為
 乃反若此上下恬然不以為怪此臣之所甚懼

也昔崔貽孫為相未踰年而除吏八百員不避
 姻故之嫌後之大臣欲引其私親者多假此以
 藉口而欺罔世主臣常疾之今考其傳蓋亦有
 說且唐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兵興政事紛亂
 官賞差繆永泰之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賄
 賂盛行刻塞公路網紀大壞常袞當國力懲其
 弊凡奏請一切杜絕而矯枉過正賢愚同滯及
 崔貽孫之相則薦舉者惟其人推至公以行之
 故除吏八百莫不諧允後之大臣能如貽孫之
 盡公則縉紳之間自無異論惟其執心偏黨所

用匪人排斥孤寒專引親戚而乃竊其緒餘文
過飾非及致人言又從而尤之亦已過矣今上
等知州通判在京寺監宮教畿內知縣之類號
為優便者盡屬堂除雖資任未至甚高固若不
足真如議論而常調之人一蒙選用即今後每
任例得朝廷差除不復更歸吏部以上較之僥
倖不細况有司員多闕少四方寒士羈旅京師
待次選部往往踰歲未得差遣及其注授又守
二年遠闕則世祿權要之家何幸而踈遠平進
之士何獨不幸也臣伏見自来畿內知縣皆選

士使能之地近聞以宣德郎王毅知長垣縣士
大夫皆謂毅素號闖茸亡狀特甚止緣范純仁
妻族之故遂有此命中外傳播莫不駭笑欲望
聖慈特令追寢外其間人材粗堪或到官已久
未至曠職固難追改臣亦不敢上煩朝廷必令
盡罷但以執政大臣不避親嫌不畏公議衆論
喧然為之不平者久矣竊恐陛下九重深遠
不能盡知故敢畧具所聞上補聰明之萬一伏
惟機務之暇留神省覽仍願陛下出臣此章
徧示三省俾自此以往厲精更始庶幾不廢

祖宗之法而示天下以至公之道豈勝幸甚

貼黃

臣孤立小官蒙 陛下誤有拔擢寘
在諫垣苟緘默不言足以全身保祿
而今日之論遍及柄臣既犯衆怒決
非自安之計但臣不敢曠職上負
陛下亦非敢招摺大臣私事以為捍
闔之說蓋得於衆論所共不平者須
至一一奏知惟乞聖慈特賜詳察

又

臣方欲發奏又聞除知貢州錢喚為
福建路提點刑獄亦是呂公著姻家
其勢如此不已臣故不敢不亟論也
願 陛下早以臣言戒飭輔臣

又

內歐陽棐除省郎不當臣已別具狀
論奏亦乞早賜施行

再奏

右臣近曾論列朝廷差除多涉嫌疑頗招物論
及新知長垣縣宣德郎王毅尤為闖茸人皆傳

笑欲乞特行追寢至今未蒙施行日近復觀除
目內奉議郎程公孫堂差監在京都商稅院葛
繁軍器監主簿臣聞二人者與執政皆是姻家
衆論益喧無不憤歎以謂孤寒之士待次選部
動踰歲月不得差遣及有注授二年遠闕今公
孫輩本係常調止緣執政姻戚而京師優便之
職無名輕授墮紊紀綱滋長僥倖甚非所以稱
陛下為官擇人之意伏望聖慈罷王教程公
孫葛繁新命以伸公議

貼黃

臣聞程公孫乃呂公著男希純之妻
兄葛繁係范純仁之同門壻而執政
徇私牽意無所顧憚如此之甚竊慮
陛下體貌大臣重傷其意欲乞去此
貼黃付外施行

論歐陽棐差除不當

右臣近聞大臣嘗薦考功員外郎歐陽棐謂有
史才朝廷過聽遂用為著作郎中外喧傳皆謂
大臣不當輕進姦慝誤陛下知人之明累公
朝責實之政臣忝在言路義當論列不避委曲

上煩聖聽按禁憑藉閱素無聲問才既暗陋
性復回邪造請權門不憚寒暑與程頤畢仲游
孫朴楊國寶輩交結執政子弟參預密論號為
死黨縉紳之所共疾清議之所不齒豈可叨竊
誤恩列職太史昔劉知幾之論以才學識為史
官之三長今禁諂佞淺薄背公成朋雖有口耳
之學亦何足取臣竊謂朝廷不至乏材如此之
甚伏望聖慈因其辭免追還新命非惟少抑奔
競之風庶亦漸消朋黨之弊

貼黃

勘會著作郎之任典領國史清切嚴
重非他官之比自來由此遂為兩制
豈容小人輒爾冒處伏望別加遴選

第二

右臣近嘗奏論歐陽棊朋黨邪佞不當塵玷太
史伏蒙 陛下特徇公議已令追寢縉紳傳誦
莫不相慶如聞近日復授集賢校理前後反覆
臣竊疑之恭惟 祖宗以來尤重館職之選蓋
將養育成就天下之才以備朝廷緩急不次之
用惟是行義著顯問學高明卓然有聞於時尚

猶召試而命爾後或詔執政俾薦所知數十年
間纔三四舉何嘗輒以名器私假匪人如棊亡
狀已具前奏既不可當著作之任豈宜復充館
閣之選不試而授允非常典臣恐姦邪浸盛嘉
害日深與其悔於已然不若止於未兆伏望聖
慈念君子小人消長之漸繫朝廷治亂盛衰之
機罷棊館職以慰正人之望

第三

右臣近以歐陽棊既罷著作復除集賢校理不
試而授允非常典再具論奏乞行追寢今已累

日未聞指揮按棊問學未優趣向淺近考功之
政暗滯亡狀特以陰邪附會取悅權貴是以造
為虛譽名過其實執政大臣姑欲成棊而不論
人材之如何公議之可否廢一祖宗之典故而
與臺諫立敵此乃衰世之弊風恐非聖朝之美
事伏望 陛下特垂省察檢會臣前奏事理罷
棊館職以抑朋黨僥倖之弊

第四

右臣近為歐陽棊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兩具
論奏皆為執政沮抑莫肯依公施行頃至再瀝

懇誠上瀆聖覽臣聞 祖宗設館職之選所收天下之賢才而長育成就以待不次之用自來必求文學行誼卓然有聞於時者然後以朝廷之旨召試而命之 仁祖中年始詔執政各舉所知 英宗紹統亦遵故事未嘗不加較試遂授職名惟是臺省之官縉紳宿望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棊猥以庸才徒藉閑闕陰邪朋黨交結執政子弟因緣附會造為虛名遂致呂公著薦充史官孫覺舉以自代而執政止為二人稱獎共力主張不議人才之不堪公議之未厭苟徇權貴之意輕廢祖宗之法臣誠愚直私竊惜之况 陛下平日用人或有未允臺諫論列不憚追改豈有緣大臣之繆舉而不卹衆人之公言才罷著作復除校理竊弄朝廷之威福蒙蔽 陛下之聰明臣若不言則為負國伏望聖慈察臣志在徇公深疾朋比特除中旨罷棊館職振人主之威令破執政之私謀非獨賤臣免廢職之譏亦使小人無幸進之漸

貼黃

歐陽棊自來與程頤畢仲游楊國寶
孫朴交結執政呂公著范純仁子弟
縉紳之間號為五鬼又與王存係正
親家附會權勢不畏公議今來執政
顧惜人情不肯行臣之言伏望聖慈
只作中旨罷棊館職所貴大臣見
陛下耳目寢廣周知外議除授之際
稍有畏戢

第五

右臣近為歐陽棊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三具
論奏未覩施行雖屢瀆天聰難逃罪戾而不協
公論終決是非輒復開陳敢冀採納按棊姦邪
庸陋亡他行能資藉家聲傍倚權勢以獵取虛
譽大過其實昨在考功殊不事事升降予奪多
執偏見士人被枉凡有申訴棊必遷怒曲生詰
難行移會問動經歲月孤寒貧窶之人困於留
滯往往破壞資考苟求出都嗟怨之聲播在群
聽方朝廷綜核名實宜在降黜遽聞遷陟俾長
著作臺諫交攻僅得追寢曾不旋踵直除校理
進退無義臣竊惑焉若謂棊之文行政事足以

厭服士論邪則不當罷著作之命矣惟其人材
亡狀如言者所奏是以收還新恩用慰公議不
識何名復授館職前日之罷是則今日之授非
也今日之授是則前日之罷非也 陛下以此
觀之則是非可否之論決矣或者又謂大臣嘗
有論薦重違其意遂貼職名審如此言尤為不
可昔申屠剛以謂王者承天順地典爵主刑不
敢以天官私其宗不敢以天罰輕其親人主猶
不得以私之而况大臣乎伏望 陛下謹守
祖宗之典章慎重朝廷之名器稍收威福之柄
天下以至公之道不勝幸甚

第六

杜塞僥倖之門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示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集賢校理不當臣已四具
論奏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朝廷之視館職
固為細務而所以不避煩瀆天聽須至開陳者
豈獨以棐之人才不堪蓋所可深惜者國家政
事之大體也臣竊嘗思之太史之任誠儒學之
高選 陛下旣用言者之奏罷棐著作不識何
名直除校理以品秩言之雖在著作之下以恩

數論之則過於著作遠矣今棐之寄祿官已係朝奉郎若帶館職則來歲郊禋便得奏薦子弟是名為降等而實加厚也且以人言而奪其新命曾不旋踵而所授反優於前日朝廷予奪取舍之體固當如是乎臣伏觀陛下即政以來未嘗不以至公為治如棐亡狀必無所私而臣反復論列至於四五區區之誠未蒙開納雖朝廷之微意莫可得聞而中外之公議均謂不可臣既有言責苟未斥逐終不敢泯默以負陛下圖任之意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檢會臣累奏事理罷棐館職以慰縉紳之望

第七

右臣昨以歐陽棐除館職不當臣累次論奏至今不蒙指揮近日復聞用為職方員外郎除目既傳中外駭愕何者棐以陰邪庸瑣之才憑藉執政親昵之勢百日之內三被榮恩雖臺諫交章盖有不能奪者而又繼有此命是朝廷之名器可以力取而天下無復有公議也臣既有言責目覩僥倖苟不反復開陳以破小人之情狀則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是以願終言之去

歲左司諫韓川嘗言王伯虎鄧忠臣以謂不堪館閣之選二人者特以人才不高或曾經罪廢雖已叙雪尚皆落職授外任差遣今棊才旣猥下性復愼回已交結執政子弟預五鬼之目為清議所惡加以考功亡狀屢致人言固已置而不問偶用大臣之薦驟遷太史之職 陛下幸聽臣等論列而大臣亦恐甚喧物議遂令追寢自尔姦邪朋黨耻於不勝爭為游說必欲復用於是有名直除館職臣累疏極論不蒙施行縉紳之間皆謂伯虎忠臣孤寒之上無人主張故韓川一言而遂令罷免棊則以大臣力主而執政多是姻家故愚臣之論至於五六而猶不能回 陛下以此二事對而觀之則朝廷之公私可見矣今旣力排公議使棊濫得美職而棊入館未及一月復授郎官慰滿其欲必謂臣等旣為朝廷不聽其言無敢復議急加引拔以快私心滋開群枉之門以累至公之政下無顧憚漸不可長伏望 陛下特施睿斷稍正紀綱罷棊誤恩黜之外郡使天下知公道之存而朝廷名器不為有力者可以幸得非臣一人之私願實

天下之所望也

第八

右臣近嘗以歐陽棐入館未及一月復除職方員外郎質之輿議皆謂僥倖太甚遂具論列乞行追寢今已半月未覩施行臣聞棐亦以恩命頻數人言藉藉居不自安露章遜避而近日傳聞已降指揮不許辭免若果出於陛下之意邪臣猶當援引義理反復抗論尤期開允庶不曠職若出於大臣之謀邪則不過巧進邪說熒惑聖聰阻遏言路以快其私意而已進言者必

曰棐嘗為郎官矣今復還之未見其過此則謬妄之甚也且棐既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臣等論其不可章五六上是特用臣之言去過復與一閑曹則合公議矣然而力執正論必貼以職者非館閣之清選優異於郎官乎又不即時兼除省郎而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蓋郎官俸給優厚資任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有太優之迹是以解塞人言及人言既已沮止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將朝廷爵祿之柄僅同戲弄使小人

用機巧而取之欺罔 陛下—至於此臣前章以謂非名預五鬼為清議所惡者非苟以流俗不根之語妄加之也方今士大夫出入執政之門者比比皆是何嘗盡得鬼名惟其陰邪潛伏進不以道故此五人獨被惡聲 陛下試以今日柴事觀之如王伯虎鄧忠臣孤寒之士用韓川一言則皆落職外補柴則百日之內三被恩命雖臺諫交章藐然不顧自非大臣力主而孫固王存以姻家之故共為營助何以至此古人以謂去佞如拔山者正謂此尔然則名號著於前而事實驗於後雖欲以人言為妄不可蓋也傳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又曰欲人不知莫若不為苟有其實名必隨之安可逃哉今 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后不出房闥正是辨別邪正謹守法度之日而大臣好勝自任不卹是非使 陛下納諫之美漸減於初年小人之道寢長於今日臣竊憂之惟 陛下力主正道以折羣枉罷非新命慰荅僉言使姦邪無幸進之階威福免下移之患非獨臣惓惓之誠蓋天下之望於 陛下者如此伏乞聖慈少賜留聽不勝

幸甚

第九

右臣近以歐陽棐除職方員外郎不當臣兩曾
奏論未蒙指揮而棐自以恩命頻數懼不敢當
近聞已有朝廷指揮不許辭免臣竊謂朝廷除
一即官固若不至大體未足深議然縉紳之間
皆謂出大臣之私意而有累 陛下至公之政
此臣所以不敢苟避衆怒而必欲伸天下之公
論也臣竊計進言者必曰棐嘗為郎官矣復以
授之似不為過此乃欺罔之甚臣請有以折之
且棐昨任郎官而朝廷無名除授館職蓋以館
職清選優異於郎官也然不即時兼除省郎而
復命棐主判鼓院者豈非郎官俸給優厚資任
自高亦是進擢之路故使棐去彼就此不見其
太優之迹足以弭塞人言及臣等所論既已沮
遏不行而棐得就職旬日之間復有此除是使
小人用機巧以攘國家之名器此臣所以不敢
不辨也進言者必又曰五鬼之號出於流俗不
根之言何足為據臣亦有以折之方今士大夫
無不出入權勢之門何嘗盡得鬼名唯其陰邪

潛伏進不以道故程頤畢仲游揚國寶歐陽棐
孫朴五人者獨被惡聲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蓋人之毀譽
必皆以事驗之今衆議指目五人可謂毀矣然
推考其迹則人言有不誣者臣請歷陳其說若
程頤則先以罪去 陛下所知孫朴則偶以妨
礙未敢超擢外其畢仲游自監當又試中館職
亟除河北提刑仲游以私計不便為辭即授開
封推官揚國寶自初改官知縣又堂除太常博
士尋擢為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未出京間又移
陝西尚賴 陛下聖明察其無名數遷職任遂
令寢罷歐陽棐考功亡狀嘗致人言則隱而不
問大臣一薦遂用為著作即臺諫交攻僅得追
寢曾未旋踵直除校理入館未及一月又授職
方三人者才學庸常性資狡獪惟是挾執政之
勢所欲必獲朝遷莫徒畧無公道上欺主聰下
拒人言欲望士心厭服衆無異論何可得也今
二聖臨御責在大臣若差除未協公議惟臺諫
官得言之耳今則專權好勝一切不畏人言故
臣論一歐陽棐前後兩事奏凡七章而訖不施

盡言集卷第一
行致 陛下諫諍之路漸衰小人之道寢長臣
雖愚暗深以為憂伏望聖慈杜姦邪幸進之門
念威福下移之患特出睿斷寢罷誤恩力主正
道以折群枉天下幸甚

盡言集卷第一 終

盡言集卷第二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繼有臣僚
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
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 先帝過密之初庭堅
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
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
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
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污辱簪紳伏望
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

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 神宗皇帝過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汚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

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 陛下踐祚之初崇尚寬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績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橐畏避權勢不以實奏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

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
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
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
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况兩川之人皆
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之隣
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 陛下收
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
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
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
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
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 陛下責其觀望
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
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
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
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
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
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
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

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况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 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 固不足頻煩天聽

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

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况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為權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進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凡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 陛下至

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
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
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
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
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
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
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
所不至而况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
量徃徃即加擢任遷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
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耻非有懲革將
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
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
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
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
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
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

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寢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旨鮮能稱職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摬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

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乞罷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聞奏今相度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

中次高一界為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隣州之外限滿無人投

畫言集 卷二
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
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
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
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羸厚利並不增長價
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却便節次裁減官
錢深慮寢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
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
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
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

旨依一承買場務三年為界於界滿前一年
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
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常家
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
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着價最高錢數
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
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
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差
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
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

書言集卷三
之人依所着價給賣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
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
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
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
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
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敗闕之弊往
徃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
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
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

罷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
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為給已業抵當最
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為防患之慮
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
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
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戶
部狀稱若抵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
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
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
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

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付民既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既許民間承買輪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為生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償納不克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踵

復生臣雖至愚竊為陛下惜之况國家賦役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尚寬大仁民愛物宜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陛下仁愛元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場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為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為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為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况王孝先已改濮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不當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尤為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

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
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
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
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
臣等蒙 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
材為乏是以常願 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
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
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
且依舊作郎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
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
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
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
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
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捨黃景
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 先帝初
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

盡言集卷二
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纜初入館事體
不類而又密迎明堂便得仁子重疊僥倖頗招
物論况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
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
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
亂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
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僻罪人
寄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

揮錢勰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
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
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 陛下至仁至厚不
欲窮治而勰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
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
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
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
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
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
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

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
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
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史亦霑恩賜播傳
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
繆妄 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
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
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勲善者不過如此
今實有罪何以示懲 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
偽之迹固在勲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
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追勲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
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之公朝知名器不可幸
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 陛下無
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
非特區區為一錢勲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
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切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
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
務掎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

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泊聞居厚擢為待制數對
實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
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 陛下即
政之初以居厚刻剝太甚特行竄責察遂杜口
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
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
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
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
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
未能投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狗彘言重
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賊狼
籍深為民害比緣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既而朝
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
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叅對尋委職員託以
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
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
其毋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
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為不法今杭州見勾

盡言集 卷二
千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
端坐于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
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
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
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給實為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
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
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
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禪
聖德之萬一臣伏觀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
以名器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
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揣材進擬本非

陛下之意况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
佐太僕除一即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
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
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為員
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
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
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

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
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
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第二終

盡言集卷第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
書右丞不協公議 陛下仁德天覆重廢已行
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固當遵奉
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
伏惟 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
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
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
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間

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
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
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
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
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
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
臣切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
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
况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險佞雜處其間臣
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
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悃而拳拳
之忠不能自已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
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
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
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
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
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拂聖意彈擊大臣

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陛下不以臣不肖使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鉗默依違不告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

謂宗愈才識淺近趣向反覆貪得患失背公徇私不敢悉數其詳以瀆天聽猶可粗陳其畧竊寤宸衷一言涉欺不敢逃死按宗愈起於貴閥偶中高科數年之間漸階顯列昔事先帝頗有可稱及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後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後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後法如聞蘇轍頗主其

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
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
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措紳傳播莫不嘉
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募衙前之論遂詆
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
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
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
今禮部員外郎丁隲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
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古
之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臣之
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隲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
不察以次寵祿而歸惠於己其罪二也方

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
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
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
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
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營
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
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
寧中嘗知諫院 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

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
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
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
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
迎合之迹固同 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
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
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
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
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即乞特
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
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
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聰涉歷兩
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

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荅詔
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措紳傳播
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
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
導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

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廉耻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廉耻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以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

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毀滅廉耻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耻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叅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寬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揚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覲臣竊謂是非之理

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 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毀滅廉恥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佐人主叅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愈既長憲臺

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儼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耻辱國已甚况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貴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

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耻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耻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僦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聖聰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慮同列大臣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

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間伏遇荆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跼躅今復半月竊惟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無益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論以冀開允惟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賢而都俞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可不察也今皇帝陛下富於春秋太皇太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慎

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耻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縉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騫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耻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况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隳紊綱紀污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

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

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與訟姦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稅人之君不給其直况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為已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廉耻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

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旣在言路目覩大臣之不
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 陛下今宗愈
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
言出於誣摺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
等所論旣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
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
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
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
則 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固
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孤遠小
官蒙 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
謂廟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耻朋邪
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
節而已也况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
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
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
下失望惟 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
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
豈惟臣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 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 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寔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日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陛下雖以臣言為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 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

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祖宗之制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墮廢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近確與章惇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

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言陰結姦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薦其妻族丁騭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騭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布衣方垕可應制科臣聞垕素無士行而進卷文理荒踈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垕文置在第二

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
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由乃文彥博
之孫壻方于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
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
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
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祚之初
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
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
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
而宗愈不惟無所憚劾又使同列使勿上疏背

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
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
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
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貲固非
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
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
令舊不克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
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克代其論
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
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

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搢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募衙前之議遂抵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已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滿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騫爭進而宗愈又為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

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折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已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誣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

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騫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 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 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

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 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齟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或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

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信盧杞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匿宰相之姘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陰結惇確之姦徼幸異日顯主

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
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
日著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
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
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噐職業
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
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庶耻禮義以
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
疏不可勝計 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
已踰半年則 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
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臺文之糾劾
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
報上而頑頓無耻之甚也將何以副 陛下
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
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
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
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匿宰相之私親

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昔公徇私毀滅廉耻
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
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
則是陛下既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
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
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
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
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
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
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

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
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
陛下即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
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
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
無一人以為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
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覲繼言其
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
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

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
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
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
乎若然者陛下睠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
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
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
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
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
留中無所可否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
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
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
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
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
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
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聰下犯邪黨
蓋臣內顧謏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
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
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
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暱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耻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

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反汗之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稽考至如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宇擅有脩完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亦去位陛下踐祚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傳堯俞等一言亦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朋不耻不廉無無禮義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

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 陛下曲回天聽詳覽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右臣昨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胡宗愈罪狀十二事自後復進三疏委曲論列今已踰月未蒙施行臣之所言非敢摭摭皆有實狀可以按覆凡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交攻半年不止偃然居位略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耻豈不負朝廷體貌之意累 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為立黨之實使宗愈貪權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

人主之聽墮廢 祖宗之法 人臣之罪莫大於此 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欺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 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為不妄矣 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目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 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 伏望 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是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 或聖意未欲以一眚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

盡言集卷第四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第十三

右臣自四月已後九十二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夙夜思念不遑寧處竊謂祖宗以來臺諫官之論執政者多矣若果中其罪則大臣無不罷免或所言失實則臺諫官亦須降黜蓋進退之義不可不正是非之理不可不明未有君子小人并容於朝廷者也宗愈以姦邪之才據綱紀之任欺君亂法背公成朋肆行貪婪毀棄廉耻臣等前後章奏至

於數十 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否邪正並立
枉直兩存上違累聖之舊章下失萬邦之屬望
臣於此際何以為心見惡不擊則非忠畏禍中
輟則非義使邪黨漸登於要路大姦久處於廟
堂寢生厲階禍及天下臣恐異時之公議追咎
今日之言官雖伏重誅豈能塞責臣所以不避
煩瀆之罪屢陳迫切之言伏望聖慈特垂省察
若宗愈之罪惡既皆得實即乞早行罷免以慰
中外之望若臣之所奏稍涉誣罔亦乞重行降
黜以為妄言之戒惟冀早施睿斷明示天下不

勝幸甚

第十四

右臣自四月已後凡十三次論列胡宗愈罪惡
乞行罷黜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惟自昔臺諫官
彈擊執政未見是非不決如此之久伏尋故事
盖嘗有留百官班廷諍及闔門待罪自求貶降
之例臣所以包羞忍耻涉歷九月而不敢輕為
去就者誠欲廣 陛下納諫之盛德致賤臣愛
君之孤忠與其速去以潔身不若盡言而報國
是以剖析義理援引古今凡可以上助聰明之

萬一者臣皆披瀝肝膽而盡言之矣 陛下雖未加臣狂瞽之誅而公議已及臣失職之罪循省微陋實不足以勝天下之責恭惟 祖宗以來體貌輔弼雖用捨之道主於至公而登拜罷免亦有時會今與龍之後正當進退大臣之機伏望特奮剛斷早去宗愈使中外知 陛下聖德之日新而朝廷君子之道長非臣一人之幸實天下之幸也失今不圖養虎遺患則臣所謂留班廷諍合門待罪之下策將不得已而為之矣惟冀聖慈審察公議出臣前後章疏付外施行

行

第十五

右臣伏自四月已後凡十四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至今未蒙付外施行臣竊謂 二聖臨御以來勵精求治遵守法度曾無過舉諍臣之職足以優為惟是君子小人消長之機實天下國家治亂之本要在分別真偽判白忠邪使上心明辨而無疑則群小不攻而自破今之急務獨此為先臣伏見宗愈以姦回之資挾宰相之親援君亂法盜取名器更相朋比無復畏憚中

外之論皆謂宗愈之進非 陛下之本意為大
臣之所誤臣是以採摭衆議稽叅實迹歷指宗
愈之罪凡十二事皆有按據昭如日星雖 陛
下意在兼容未加考驗而微臣官有言責豈敢
違寧伏望聖慈特垂省察若臣之所言稍涉誣
罔則乞重行降黜以戒虛妄若察宗愈罪惡如
臣所奏乞速賜罷免以警姦慝臣及宗愈義難
兩立惟冀早行睿斷以決是非使諫官職業不
自臣廢豈勝幸甚

第十六

右臣伏為累曾奏疏論列宗愈罪狀乞行罷免
至今未奉指揮竊惟 二聖臨御以來開廣言
路天下之情幽遠必達顧臣愚陋獲塵諫列實
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豈不貪戀聖德願效
萬一然而數月之間止以宗愈一事章十五上
未蒙聽納夙夕憂懼若在塗炭豈臣精誠不至
無以感動天心論議不切莫能開悟聖意何所
言之久不効也自昔臺諫官論列執政未嘗有
兩全之理今朝廷未加臣以妄言之誅則是
陛下粗以臣言為信而乃依違累月未覩施行

縉紳之間不知諫疏之留中往往指目譏訕臣等以謂容身懼禍墮廢職事遂使小人久汚廊廟公議若此安可不畏臣聞天下之理惟是與非為人君者固當正心誠意以審其是而已願陛下博考僉言詳為遠慮以臣所言宗愈十二事反覆紬繹若非誣罔即乞罷宗愈以從人望進有德以尊朝廷或宸衷以為不然亦乞出臣章疏明正其罪使臣上不負陛下之拔擢下不失諫官之職業惓惓之忠罄盡於此

第十七

右臣自四月後來凡十六次奏疏論列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臣迫於公議不敢中輟頻煩天聽宜被譴逐陛下曲示寬容未加竄斥臣若知難而止不復盡言則上以結執政之驩下以圖一身之利何獨自若力犯大姦臣雖甚愚竊亦有說輒傾丹懇再冒聖聰仰冀睿慈留神聽納臣聞聖人之治天下有禮義廉耻之教有刑罰誅殛之威禮義廉耻所以待天下之君子刑罰誅殛所以待天下之小人非聖人有厚薄之私蓋禮義廉耻由賢者出則不

得以治小人者待之也伏惟 陛下恭已於巖廊之上而賦政於萬里之外所以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者執政數人而已若得當世之賢者而任之則朝廷尊嚴四方率服苟非其人則堂陛陵夷取輕中外不可不慎也今宗愈匿宰相之親嫌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聽隳廢 祖宗之法立朝有朋黨之實行已多貪濁之惡自叨大任臺諫官前後論列不知其數而宗愈偃然自若殊無愧心禮義廉耻固已掃地 陛下猶以待君子之道待之而望宗愈之自引以全體貌臣竊以為過矣管仲有言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古之善觀人國者惟以此道而逆知其盛衰今宗愈犯義如此豈能為 陛下設張四維以致天下之治乎臣聞十人之聚議無不公盖以其好惡是非難蔽於一偏之說而衆心所服者惟理而已臣向者嘗言宗愈十二事皆縉紳士大夫之公言明有按據非特十人之聚也 陛下一切留中不加考質則天下知公議將無所伸小人之姦謀盖有所恃臣獨憂之 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

所恃臣獨憂之 陛下勿謂人言宗愈之姦邪

而未嘗親見其實狀遂以宗愈為可用也唐李
勉嘗對德宗曰天下皆知盧杞之姦邪而獨
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蓋大姦之人行偽
而堅言偽而辨順非而澤陽為可信熒惑世主
之聰明故能盜竊名位終亂天下也若及其未
用之前見其可疑之迹則不得謂之姦邪矣惟
陛下虛心澄慮詳繹庶言以臣章疏付之有司
特令推究如稍涉虛誕臣甘受罔上之戮或皆
有實狀即乞早罷宗愈以慰天下之望臣無任
跼蹐俟命之至

第十八

右臣伏自去年四月後來凡十七次奏疏論列
胡宗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蒙施行臣聞齊
桓公之郭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
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
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惡惡
而不能去所以亡也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掩卷
太息以謂鄙夫固陋燭理不明人之所非反以
為是衆之所惡復以為美此乃愚者偏暗之常
態固不足論若夫能知天下之善惡如辨白黑

而無疑惑之心蓋非智者有所不及然而郭君
反以此而亡國其故何也夫郭君能知善之為
善惡之為惡則不可謂之不智特以見其善而
不能用使君子無以自立知惡而不能去使小
人得以成朋因循積累其害遂至於亡國然則
有天下者可不視此以為戒乎臣竊惟宗愈欺
君亂法毀滅廉恥其罪惡顯著為中外共知者
十有二事臣固已極言之矣自後相繼奏章申
執前論惓惓之懇必已盡關聖覽若臣言為妄
則是熒惑天聰誣陷大臣宜正典刑以戒天下
若宗愈之罪如臣所奏則是 陛下知其惡矣
知惡而不去此古人之所戒也臣官有言責實
畏公議苟不能排斥姦慝振舉紀綱使群小寢
盛壞亂政事則臣雖受異日之戮亦無補國家
之患惟 陛下辨之以早斷之以獨出臣前後
章疏付外施行不勝願望

第十九

右臣伏自去年以後凡十八次奏疏論列胡宗
愈罪狀乞行罷免至今未覩施行夙夕慚悻如
負芒刺臣自領職以迄于今知無不言每蒙聽

納獨是宗愈累章未出竊惟聖慮所以兼容必謂日月已深艱於追禡是以特屈公議使之兩全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臣嘗觀仁宗皇帝用陳升之為樞密副使是時呂誨方在言路指其私行極力彈劾仁宗皇帝初亦難之而誨論奏不已章至於十八上涉歷數月卒罷升之而後已宗愈自始進用不協物望與升之無異臣言宗愈之疏其煩多與誨略同而宗愈冒昧居位又與升之時月不甚相遠豈仁祖能受盡言於昔而陛下不能聽之於今呂誨能

逐姦人於前而臣不能去之於後以微臣之謏薄猶見賢而思齊如陛下之聖明豈知惡而不去若謂進退執政必有迹狀則臣按宗愈不無顯罪初除御史中丞與見任宰相明是姻家隱而不言盜取要任當時幸人之不知而知者亦不以告陛下欺君亂法孰甚於此以至身任風憲不脩廉節負所居房縉不肯償還遂致開封爭訟御史彈糾朝廷一切置而不問玷辱國體墮廢臺綱宗愈坐此二罪自合明行貶黜而況其餘姦慝事狀尚多陛下何故優容如

此之久臣又嘗考尋呂誨所論陳升之章疏不
過以謂揚歷甚淺聞望素輕尹京無狀遽叨大
用疑其陰有趨附由徑而進及升之妻有重表
疏遠之妹嫁於中官嘗與往還不避嫌疑若此
之類止於數事蓋未有姦邪貪猥如今日宗愈
之甚者也臣忝備耳目之寄而使陛下股肱
心膂之任容有此人叨據經年不能排斥尚何
面顏出入朝廷而以諫官自名乎臣若未至竄
逐終不敢緘默以負陛下拔擢之意伏望聖
慈早出臣前後章奏付外施行

第二十

右臣輒瀝血誠仰瀆天聽事出迫切無復文飾
惟冀聖慈留意省覽臣自去年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與左司諫韓川同奏胡宗愈姦邪朋黨不
堪大任自後十九次上疏條陳罪狀而五月中
臺臣亦有彈劾遷延至此未蒙施行向者孫覺
揚康國相繼辭職而去獨臣與川始終論列未
嘗敢置自十一月後川見陛下未賜聽納堅
乞外補臣本欲歲前上殿更以公論開陳而川
別有除命不復供職臣以左右省並無諫官拘

礙文法不敢獨員乞對同時言事之人去之殆
盡臣若更顧身計不為陛下極辨邪正則臺
諫之風日亦衰替姦慝之勢日益盛強實於聖
朝所損不細此臣所以憤懣感發而不能自己
也臣歷觀祖宗以來言者彈擊執政未嘗有
是非不決枉直兩存之理今御史中丞李常侍
御史盛陶迫於衆議亦嘗以宗愈為言而依違
觀望不敢深論臣竊料其意不過以謂陛下
若逐宗愈則常輩將欺罔搢紳曰朝廷用我之
言已罷執政矣若臣所論大過忤旨獲譴則常

輩初無切直之言又可免責進退無患足以竊
位陛下用此等人持綱紀耳目之任亦何補
於聖德乎臣非特患宗愈之汚廟堂又憂常等
之壞風憲也臣伏觀陛下即政之初首開言
路擢用忠良使在臺諫如劉摯王巖叟等論蔡
確章惇之罪則陛下為之罷確宰相罷惇知
樞密院又論張璪姦邪則璪罷中書侍郎孫覺
等論韓縝不協人望陛下用縝為右僕射纔
方數月遽令外補傳克俞等論李清臣無狀則
清臣罷尚書左丞自是四海之內莫不歌頌厭

服以謂 陛下用人納諫有 祖宗之風故三
數年間公議得行大臣知畏姦人歛迹君子道
長豈非用此道歟今宗愈自進用以來惟其朋
黨之外無一人以為可者其懷姦為利與礫輩
何遠其昏謬無補則又甚於縝與清臣豈 陛
下前日去數人之易而今日去一宗愈為難哉
臣讀魏鄭公之諫唐太宗曰正觀之初恐人不
言導之使諫三年以後見人諫諍悅而從之一
二年來不悅人諫雖勉聽受終有難色臣竊謂
太宗之烈足以比迹湯武庶幾成康然責之以

備則有愧於三代之隆者特在於不能慎終如
始而已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有始有
卒者其惟聖人乎願 陛下以詩易之言為法
以唐太宗之事為戒無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
昔也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
汝志必求諸非道臣之狂愚逆 陛下之心多
矣惟求諸道則或有萬一之補伏望 陛下以
宗廟社稷為計早罷宗愈斷之不疑更擇忠厚
端正之人置於言路以代常等庶幾協力上裨
聖治天下幸甚

貼黃

臣叨被上恩不次擢用未能報塞萬一豈敢輕為去就然自来論列執政是非固難並立臣之悃悞盡於此章若聖意確然不回則是臣言無補湏至援引故事自求貶黜况宗愈顧惜名位不知廉耻儻陛下務為優容俟其自請以理度之必無是事又慮聖慈不欲出臣之奏恐傷體貌臣已一面申三省乞奏請前後章疏付外施行去訖伏乞早賜睿斷去邪勿疑以慰天下之望

申三省狀

右某自去年四月後來凡二十次具狀論奏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及以欺君冒進姦邪貪猥之罪十二事條列以聞乞行罷免至今未奉指揮竊慮上件章疏不曾降出伏乞特賜奏請付外施行

第二十一

右臣伏為前後二十次論奏胡宗愈罪伏乞行

罷免而聖德寬厚務全體貌章皆留中未蒙施行宗愈幸累疏之不出盜據丞轄包羞替年辱國已甚臣忝居言路職在繩糾遂舉彈文之大略以申三省宗愈並不避位視事自如中外指目近世輔弼毀滅廉耻未見如此之極也臣竊伏思念輿情之所以共惡者不過責其無耻之一節而臣之所以深疾者特誅宗愈之意爾臣聞國家設諫官御史之職本欲肅正綱紀防察姦邪故風采所擊貴賤震恐非一二小臣敢作威福蓋朝廷上下之體待此而後嚴也今宗愈

既知臺諫之彈劾而力戰公議若無所睹惟其以言者為不足卹是乃陵蔑陛下之風憲為大臣而有輕視人主之心陛下縱欲赦之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使宗愈實無他罪止此一事猶在譴訶之域而况欺君亂法姦邪貪猥罪狀顯著至於數十尚安足以預廟堂之論處具瞻之地乎伏望聖慈深加省察以臣前後章疏付之有司公行推究若宗愈之罪如臣所言即乞特賜睿斷早令罷黜若臣所論無實亦乞重行竄逐庶分邪正以服天下

